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六十九

列傳四十七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趙諸臣傳

公仲連 大戊午附 觸讋

公仲連者烈侯之相國也烈侯好音謂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畒連曰諾不與居一月烈

侯從代來問歌者田連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連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令公仲相趙于今四年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連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

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又有大戊午者成侯三年以為相成侯薨事肅侯肅侯十六年游大陵出于鹿門大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之（史記世家）

觸讋（史記作觸龍且曰觸龍言願見太后分一字為二誤）趙之左師也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王新立太后用事（惠文后也）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惠文后少子）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

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觸讋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以衛王宮所謂祝服也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

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太后女賢于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觸讋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觸讋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

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國策

論曰書曰啓乃心沃朕心賢者自侍而歌者自詘沃之之善者也雖然有本焉君實好善之謂也不然申屠彭咸豈出公仲下哉觸讋說后順以適之緩入而疾徹焉能無得乎是故明主可以理奪而婦人可以情投也

肥義　公子成　李兑　趙文　趙造　趙燕附

肥義者趙之貴臣公子成是為奉陽君國策作奉陽君史記作安平君肅侯之弟李兑趙之司寇也並事肅侯肅侯薨武靈王少及聽政先問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

史記
世家
武靈王十九年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

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昔舜舞有苗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于親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

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故明德在于論賤行政在于信貴今胡服之義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立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

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命之臣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

利民而厚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于已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

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叅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鄗幾不守先王怨之其怨未敢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

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于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令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中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夫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

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圖之王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禮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于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令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有此兩者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臣

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襲奇僻之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願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

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令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燕後胡服王令讓

之曰事主之行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君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臣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言已宜服刑反不刑而教之更猶反侵辱刑也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曰國策遂攻中山攘地北至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肥義為相國傅武王靈王自號為主父惠文王三年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

章李兑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殁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

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不敢失也兑曰諾子勉之吾見子已令年耳涕泣而出兑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即高信信音申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

爲也禍且逮國吾憂之夜而忘寐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當之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安陽君章來朝主父及王游沙邱異宮章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義先入殺之信期即與章戰史記世家作與王戰誤當是與公子章戰也公子成與李兑自國至起四邑兵入距難殺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兑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兑因圍主父宫公子章死成兑

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三月餘主父死是時王少成兄專政史記世家

十三年齊援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于趙李兌約五國以攻秦無功留天下之兵于成皋而陰講于秦國策趙文趙造趙燕葢皆趙之公族也

周紹　牛贊

周紹史記作祒亦事武靈王武靈王立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馬石注

乘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寡人欲子胡服以傅王子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紹曰立傅之道六智慮不躁達于變身行寬惠達于禮威嚴不足易于位重利不足變其心恭于教而不快快謂縱逸和于下而

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臣之罪也傅命僕官傅附同僕辱也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于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國之禄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紹胡服衣冠具帶黄金師比未詳淮南子武靈王具帶鵔鵕而朝注鵔鵕讀曰私鈚以傅王子國策史記世

家在二十五年

牛贊史記作翦趙人亦事武靈王王破原陽以為騎邑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易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于時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

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國策

二十一年攻中山使贊將車騎趙希幷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邱華陽鴟之塞史記世家

論曰智者獨知明者先見武靈胡服以招騎射一變車乘之制駭俗反古宜來諸臣之爭也而肥義獨與武靈合卒建功葢變法不變禮易器不易教緣地制宜因時達變亦權宜之計也迺廷議無間而私愛遂之子章之難綢繆無聞蹈節荀息何邪若夫惠文既壯不申桃園之討豈成兄前死抑有戍申之好與

廉頗　藺相如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惠文王十六年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索隱陽晉衛地後屬齊一本作晉陽晉陽在太原非是史記世家作昔陽昔陽在并州樂平縣東亦非齊地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于諸侯十九年秦王使使者告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王畏秦欲毋行頗與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王遂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

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而還是歲頗東攻齊破其一軍二十年頗將攻齊史記二十三年秦攻趙藺離石祁拔之趙請内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于秦既而背秦不予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救之魏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于閼與反攻魏幾頗救幾大敗秦師國策　鮑彪注幾魏將史記世家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本傳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三年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之事疑幾是邑名或屬齊或屬魏　按史記蓋緣國策誤為二說耳然後此六年乃有敗秦閼與之事亦誤

二十四年頗攻魏之防陵一作房子安陽拔之孝成王七年秦與趙距長平使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頗免趙括代將秦殺括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十五年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于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頗將大破燕軍于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執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執道交君有執

我則從君無執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頗助魏攻燕二十一年頗伐魏之繁陽拔之孝成王薨悼襄王即位使樂乘代頗頗怒攻樂乘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頗居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數困于秦思復用頗頗亦思復用于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既見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頗卒死于壽春史記墓在壽春縣北四里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王與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

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于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于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

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

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于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于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

以往十五都與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于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

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于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

為賢大夫使不辱于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不終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

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于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

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于將軍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

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賔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史記

趙奢　李牧　奢子括　許歷附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

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于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于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代韓軍于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

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

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内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欲戰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于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將而攻趙王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以求安平君而將之安平君田單也又號平都君奢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而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于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

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平原君曰僕已言之僕主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奢曰君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于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于奢也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燊岀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者安平君必處一焉安平君以趙之强為趙强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强趙之兵以杜燕曠日持久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于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

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不聽軍懸釜而炊得燕三城城大無過百雉者果如奢之言三十年王相平都君田單單問奢曰吾非不説將軍之兵法也所不服者用衆用衆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單聞之帝王之兵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奢曰君非徒不達于兵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劒肉試斷牛馬金試截盤匜薄之柱而擊之

則折為三質之石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脾近刃處）無鈎竿鐔蒙須之便（鈎劒頭環竿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為劒繩猶蒯緱也）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為萬國城無過三百丈人無過三千家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

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此下有缺文）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田單喟然曰單不至也（國策）

奢死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

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
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
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
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
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
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
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
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

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

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史記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署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

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不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于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史記世家在二年居二年龎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于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

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史記

國策幽王遷七年秦下甲而攻趙趙使李牧禦之有韓倉者以曲合于王韓倉惡李牧王令人代牧牧至

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于前而捍匕首當死牧曰繓病約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于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請以出示出之袖以示韓倉狀如振梱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于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李牧北面再拜賜死縮劒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趍甚疾出諺門右舉劒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劒徵之于柱以自刺牧死五

月趙亡　按此與史記異收死誠寃或未至此也

論曰奔踶之馬致千里觀相如之為繆賢計與馬服責平原千里之勢也雖然微二子舍人田吏寧能自致哉當其時豈遂無其比倫乙乙無所見則亦已爾詩曰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繆賢賢矣哉而報此好也頗收良將善用兵功績著見而不免死亡之誅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嗟乎郭開在中寧能免乎

尚史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七十至七十二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七十

列傳四十八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趙諸臣傳

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于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

不勝尉復死寡人求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于秦秦已內鄭朱矣

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于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

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盡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

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令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令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于

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獘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

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于魯病死女子為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長者薄而于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

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于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于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

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于齊而取償于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

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于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于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于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國策作樓緩無樓昌趙郝趙于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

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户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史記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 漢書

孔叢子虞卿著書名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

公孫龍　孔穿 子順附

公孫龍趙人 列子

為平原君客空雄之遇秦趙相約曰自今以來秦所欲

為趙助之趙所欲為秦助之無何秦攻魏趙欲救之秦使讓趙曰秦欲攻魏而趙助之非約平原君以告龍龍曰亦可發使讓秦曰趙欲救之秦獨不助趙非約趙惠王謂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不可以虛名必有其實令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無禮慢易而求

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龍又說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願客計之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害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齊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今大王曰我其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呂氏春秋

淮南子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吾不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至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

龍疾名實之散亂為守白之論謂白馬非馬公孫龍子

有孔穿者字子高仲尼之後或謂穿曰此小人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穿適趙衣長裾振褎袖方屐麤翣見

平原君君曰子亦儒服乎穿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子言之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穿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然所不取于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誠去非白馬之學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也去之則龍無以

教矣且夫學于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王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無士尹文曰今有人事君忠事親孝交友信處鄉順可謂士乎王曰是真所謂士也曰王得此人以為臣乎曰所願也尹文曰使此人見侮而不敢闘王將以為臣乎王曰見侮不闘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曰雖見侮不闘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

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令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鬬為辱必以敢鬬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賞罰曲謬雖十黄帝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于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于所謂人而非龍之

異白馬于謂馬悖也穿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
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
穿平原君曰先生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是非未分
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穿曰理之至精者自明之豈
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曰春秋記
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
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别内由外顯謂之
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黄色名

雖殊其實則一纚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

答此乎燕客史由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龍又與穿記論于平原君所辨理至于臧三耳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穿弗應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以為何如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問君令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龍曰公無與孔子高辨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辭勝于理終必絀

呂氏春秋作臧三牙史記平原君厚待公孫龍龍善為堅白之辨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龍劉向别録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白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别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

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平原君嘗與孔穿飲强穿酒曰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穿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曰生于嗜酒者蓋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孔叢子

公孫龍嘗爭論白馬非馬人不能詘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新論）

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漢書）

孔穿子子順穿以為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魏王聘子順為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

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庸知謗止無時乎文咨曰子産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魏王使修好鄰國遂連和于趙趙王燕問子順曰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所利而與之通市王曰寡人欲弱之若與交市分我貨與狄是疆之也可乎

曰與之市者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所以弱之之術也衣服之物珠玉五綵飲食之物酒醪五熟此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狄將靡于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豈徒弱之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得矣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子順相魏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退

而以病致事人謂子順曰子其行乎曰吾行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于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孔叢子

孔叢子新垣固謂子順曰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何也曰以無異政所以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山東之國獘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史記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

諒毅 趙使附

諒毅者葢亦趙人也孝成王九年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王亦使賀三反不得通王憂之曰往賀而不得通此必加兵于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絶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則受書幣不從則使者歸矣毅對

曰下臣之來固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于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之則可不能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華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之便于體膳啗之嗛于口未嘗不分于華陽涇陽君華陽涇陽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

華陽涇陽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國策

韓詩外傳趙王使人于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有吉凶之變凶則弔吉則賀猶柱之

有推移不可記也

縮高

縮高者趙之安陵人事安陵君魏攻管而不下高之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道使者至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善

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弗致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子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有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子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不敢行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

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矣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于思慮失言于君敢再拜釋罪國策

論曰知氏善養士故多令臣或輓于前或推于後然而大車以敗不救其亡愎以濟貪必無幸矣既死無後而猶使豫讓兩報故主嗟乎呼天擊衣豈唯三晉之士為之涕泣哉縮高不教子貳有晉之遺風焉湯之什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此予于家臣而有述焉者也

趙諸公子傳　公子朝　公子勝　公子緤　公子章

公子朝武公子也武公甍趙武立列侯太子章趙武未詳其人是為敬侯敬侯元年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敬侯甍子成侯即位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勝某公子未詳成侯甍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亦未詳緤敗亡奔韓

武靈王時則有公子章章武靈王長子也武靈王二十

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章為中軍王并將之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二十七年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王自號為主父封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四年朝羣臣章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章儽然也反北面為臣詘于其弟心憐之于是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决而輟主父及王游沙邱異宮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

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與李兊入距難殺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因圍主父主父餓死沙邱宮史記世家

趙豹平陽君

趙豹者惠文王之母弟也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豹為平陽君史記世家武靈王初立有陽文君趙豹為相別是一人惠文王薨孝成王即位秦軍臨韓韓恐請效上黨之地上黨守馮亭陰使人請于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于王惟王才

之王喜召豹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絶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内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于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

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未見一城令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令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令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

嚴尤三將叙平原君勸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頭小而面鋭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可與

持久難與爭鋒廉頗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
野戰則不如持久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秦王怒以兵遇趙于長平趙軍戰不勝都尉係死王使
豹與秦講發鄭朱入秦秦内鄭朱而趙卒不得講攻趙
于長平大破之國策

國策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于秦且東而辭
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
之命命之也固且有効于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

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于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敬諾韓非子趙王遊于囿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盻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若此則必死矣明日平陽君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趙勝 平原君 毛遂 李談附 盧陵君 長安君

趙勝者武靈王之子惠文王之母弟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勝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于東武城號平原君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

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我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賔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甞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

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于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于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令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

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頴脱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

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在士卒衆多乎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

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碌碌

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于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

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令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談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

兵遂罷邯鄲復存李談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

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虚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史記又有盧陵君長安君並孝成王母弟孝成王為燕逐盧陵君而長安君為趙質于齊國策

論曰趙襄子有云非德不當雖正與聖人禍無故之利同上黨之入執塗人而問之無有可者乃平原賢者而阿𨻶焉謂之知不逮豹愚竊惑之平原喜客其著聞者

唯遂然近者遺李談遠者遺毛薛是故數千人無論已彼所謂十九人者亦終碌碌而已矣士之難邪好士之難邪

趙嬖臣傳　建信君　郭開　韓倉附

建信君(名族未詳)事孝成王貴于趙或謂建信君曰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背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背趙人名)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柰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

而取道多君令胥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胥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胥之軸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未期年胥亡走魏䢕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令有國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于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君熟圖之公子魏牟過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

因避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重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王不說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牟曰為冠而敗奚虧于國而王必待工令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

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客見王曰臣聞王買馬有之乎曰有之何故不遣曰未得買馬之工也曰何不遣建信君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何不遣紀姬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曰買馬而善何補于國買馬而惡何危于國而王必將待工令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蠹外磈磈如癰王知之乎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

能秉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于内則大臣為之枉法于外矣國策

國策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遼天下交之今收河間與殺呂遼何以異君唯飾虛偽侯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國策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于僕也甚無禮秦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于僕也甚無

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令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乎曰不然夫良賈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于牖里而武王羈于玉門卒斬紂頭懸于太白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按此建信君葢主從而不附秦所以收河間不以封文信侯也

王遷時嬖郭開韓倉二人者惡廉頗李牧卒放殺之以亡趙國

論曰建信君史不載蓋如龍陽安陵而主斷國事者非其婞婀固寵無以取之而乘驥係虎且濟惡焉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比周靡有孤立而不羣從者也王遷時國已垂焚乃郭開韓倉方且交扇左右誅放大臣先笑後號亦終旅于秦而已

趙夫人傳　　惠后

惠后者名娃嬴是為孟姚吳廣之女也初簡子疾三日而寤夢之帝所甚樂帝曰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至武靈王即位初娶韓女為夫人十六年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顔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于王是為惠后惠后生王子何二十五年惠后卒史記世家

惠文后

惠文后者是為威后惠文王之夫人也生孝成王及長安君惠文王薨孝成王少威后用事齊王嘗使使者問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為人也

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

為至今不殺乎國策

孝成王二年惠文后卒史記世家

尚史卷七十